

魯彥周

春前草



春前草

魯彥周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插图：夏以冰

春 前 草

鲁 彦 周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375 插页 9 字数 252,0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471 定价：1.45 元



作者像

G01142/28 17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所收五篇中篇小说，都是作者近几年的新作。《桂花潭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母子两代人遭受精神创伤后，依然奋发向上的风貌，《天云山传奇》以细腻的笔触，揭示了罗群在历史演变的曲折进程中，蒙受冤屈后所表现的不凡品格和气节，以及他同冯晴岚之间纯洁坚贞的爱情；《呼唤》赞颂了身处险境、逆境的共产党人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；《清澈如水的眼睛》展示了一个普通青年女工在特殊环境下，为保护国家的有用之才而不避风险的高尚情操；《春前草》则着重描述了一对于患难之中结成夫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，在新时期中思想感情的波动和对事业的追求。这些作品的语言优美，情节生动，形象鲜明，寓意深刻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性。其中《天云山传奇》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影响；荣获1977—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。

目 录

桂 花 潭.....	1
天云山传奇.....	37
呼 唤.....	125
清澈如水的眼睛.....	231
春 前 草.....	263

桂 花 潭

我到桂花潭已经三天了。我是来看晓峰的，没有想到，在这里却碰上这样曲曲折折使我难忘的事。

晓峰是因为参与了“天安门事件”被公安部门拘留的，直到一九七八年元月才放出来。放出来的时候，还在他的结论上留个尾巴，叫做“政治上有严重错误，但可以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”。他在给我的信上说，他暂时不想到省里来，他已向单位写了信，他要回老家看看母亲和外婆，还要做点社会调查。他信上最后说，他的妈妈和外婆都想见见我这个未来的媳妇，问我能不能到他家乡去看看，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，是要我到他身边去。我接到信后，立即请了个假，就动身来了。

那天，我乘坐一天的长途汽车，到了离桂花潭还有十来里的一个小站。我原以为晓峰一定在这个小站上等我。谁知我下了车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站在这个小站的三岔路口，望着这莽莽苍苍的山林，不禁楞住了。

怎么回事呢？我不仅事前寄信告诉了日期，前天还发了个

电报，要他来接我，为什么现在连人影也没见呢！我很生气也很着急，这里我从来没有来过，又带了许多东西，叫我怎么办？

我想在这小站上坐等，可是小站只有一个男人，天又快晚了，万一他不来了呢？想来想去只有咬咬牙走。我把东西捆扎好，背在肩上，问了一下方向，迎着峡谷里吹来的寒风就上路了！

山区的腊月是异常寒冷的，天又不怎么好，虽然不算阴天，但是大块大块铅色的灰云，仍在天空游动。山林一会儿被云块的阴影笼罩着，一会儿又露出金灿灿的霞光。有几只高飞的鹰，在我的头上盘旋，有时一簇红叶，一丛黄腊梅，娇艳地挺立在路边。大自然的严酷，倒好象成了它们大显身手的机会。

我顺着小径往前走，我想到晓峰，也想到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之间是那么不同，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子，晓峰呢，却是在农村长大的。他家的经历很奇怪，据说他的外婆是退休的老红军，可并没住在红军休养所；他的母亲是在革命怀抱里长大的，可是因为在工作上顶了上级，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，六二年平了反，一直没有得到重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当了一阵子区委书记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又被罢了官，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一年之后，才当上了公社书记。至于晓峰的父亲，我更是一无所知，我只从别人那里听到，在反右以后，他就和晓峰的妈妈离婚了。晓峰在我面前，从来不愿讲到父亲，就是他的外婆和妈妈，他也讲得很少。也许正是因为他有这些独特的经历吧，他性格刚强火辣，严肃认真，他非常善于思考问题，不仅思考，而且行动。而我呢，却是一个所谓内向的感情脆弱的人，自从我父亲被“四人帮”折磨致死以后，我的情绪一直是低落的。晓峰的被抓，更使我悲愤痛苦，我感到自己象是在空中打旋的叶子，不知道要落到何处。现在“四人帮”粉碎了，爸爸也

昭雪了，但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孤独的凄怆的情绪。社会上还存在着的一些消极现象，更使我对工作提不起劲来。我和晓峰都是搞社会科学的，但这个学科给我的也不是什么乐趣，我一点没想到刚刚出狱的晓峰，又提出要搞什么社会调查了，这是和我的想法矛盾的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够在一起，建立一个温暖的窝，脱离那些所谓的斗争，过一种宁静的生活，哪怕人批评我是胸无大志庸人哲学，我也不去管它了！

我就这样一面思索，一面走着。快到桂花潭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个小山坡下站着三个人，这三人当中，有位戴皮帽的老人，他大约有六十来岁，很有风度，高个子、长方脸，脸上的表情很严峻。他正在望着山坡上什么。他身边一位中年人，指着远处的一个山村说：“那就是桂花潭村，那后面的山叫多云峰，这一带也是出名的老根据地！”

我因为听见他们讲桂花潭，不觉也停下来，我听见那位老同志说：“这一带我很熟悉，我从前到过！”

“是四七年吧？”另外一位同志问。

老同志没有回答，他在沉思。我看到他脸上有一种近似痛苦的表情。他摇摇头自语般地说：“山都成了光头了，村庄还是这样旧！”

“是这样！”他身边的中年人说，“可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，跟地区学大寨工作组闹僵了。”

“县委很紧张。”另一位同志说，“据说县委张书记亲自来了！”

“啊！”老同志忽然回头问，“刚刚我在那边听说，领头的是一个年轻人，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说是刚从看守所放出来的。”中年人回答，“具体情况不

清楚！”

老同志没有再说什么，可是我心里倒陡然一惊，他说的年轻人，难道是晓峰？我进一步打量三个人，还是弄不准他们的身分，他们，特别是那位老同志，象是高级领导干部，可高级领导干部步行到这个偏僻地方来，似乎不可能。也许是文艺部门的老同志吧？可他们为什么又讲学大寨工作组和什么刚放出来的年轻人？难道是晓峰在这里又出了漏子？这么一想，我不由有些惊慌起来，他没有来接我，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呢？

我很想上前仔细询问一下，可一时又不知从哪里问起。那几位同志，显然也有自己的心事，他们没等我攀谈，已经走进松林里去了！

我只得又向桂花潭的方向走去。

二

我到了桂花潭已经是傍晚了。

听晓峰说过，桂花潭是因为村前村后，山上溪边，都是桂花树才出名的。据说这里的桂花还是一个特产，是一项重要收入，当年闹革命，也是因为地主要霸占桂花而触发起来的。晓峰还说，桂花潭不仅盛产桂花，而且板栗、香菇和松杉竹木非常丰富，可是当我站到桂花潭村前桥上看去的时候，远不是这么回事。这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子，几乎没有什么树，村后的山坡上，倒有一些树林，可也是有一片秃一片。“不少山坡都被烧了，似乎准备搞什么工程，可又不见有人。倒是这村前的溪水，的确如晓峰所形容的，又清又急，漫过浅滩巨石发出喧哗的响声，给这里增添了不少情趣。

村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人们跑来跑去，见了我这个从外地来的陌生人，一点也不注意。我感到村上有一种激动的不安的情绪，这种气氛不由使我又想起那三位同志的议论。

我好不容易才问到晓峰的家。

晓峰家在村东一块突出的高坡上，三间很古老的瓦房，门前有一棵苦丁茶，树叶又浓又绿，上面结了许多红果子。我绕过这棵树走到门前，门虚掩着，我把门推开，喊了声：“有人吗？”没有一点应声。我又累，又急，又担心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家里的人呢？

我只得把东西放到屋里，打算到村上去找人，我还没从房里走出来，忽然听见了说话声：

“就在这里谈吧。我弄不明白，群众顶了一下你们的工作组，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随着这清脆的声音，一位中年女同志从苦丁茶树后走过来，她身后跟着一位穿灰衣的男同志。前面的女同志取下头巾，顺手用它把树下的石条掸掸说：“就在这儿坐吧！”

那位男同志坐下了，背朝着我，我看不清他的脸。可是女同志我却看得很清楚，高高的个子，匀称的身材，方正的脸庞，乌亮的头发，加上她那很有神彩的眼睛，使她显得相当年轻。但是此刻好象有什么心事使她很烦恼，她的眉是紧蹙着的，她用一种很复杂很异样的神情，看着坐在那儿的男同志。

男同志大约是要避开对方的目光，他把身子转过来，这样我就看清他的侧面了。使我惊讶的是，这不是别人，竟然是我爸爸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张维真！

这位张维真同志，我只见过几面。那是在我爸爸受“四人帮”折磨最严重的时刻，他那时是已经结合的副主任，我曾找过

他，要他出来为爸爸讲几句话。可他非常冷淡，他用一种官样文章的口气对我说：“群众运动嘛！你别着急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……”我看他这样，只好哭着走了。后来，爸爸死了，我虽然知道不是他搞的，可是这样一位负责同志，为什么竟然连句话都不敢讲呢！爸爸生前是那么信任他，他在关键时刻又为爸爸做了些什么呢！老实说，我现在有点看穿一切的味道，他也是因素之一。

没想到他在这里。大约路上那人讲的县委张书记就是他了。

张维真环顾了一下院子，他感慨地说：“这个小院子，还是这个样！”

“对！还是这样，”女同志说，“就象这山区的面貌一样，变化不大，等你来改变它呢！”

“若春，说话别带刺好不好！当初是你主动提出离婚的！”

“那是因为我在你眼里看出来，你需要我的主动！”

“那是你过分敏感。”张维真烦恼地说，“现在，我又自由了，她已经死了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们能不能恢复关系呢！调到这里来以后，我就给你寄了信，可你一直没有答复。”

“你不是处理桂花潭和晓峰的问题来的吗？”

“我想先得到你的答复！”

“答复吗？这要看一看你现在，我当初爱的是革命虎将，可现在你是官僚，不是虎将，我不想做官僚的太太。”这位女同志停了半天，说出了这几句话，话很直截了当，可我看出，她话音里有一种痛苦的期望的调子。

但是张维真脸上却变了色。这时，我心里一动，忽然想起，他们肯定就是晓峰的父母。我实在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了他们。我一时也思索不出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造成他们今天的

这种悲惨局面。但是我的心不由自主很快就站到了晓峰的母亲若春同志这一边。这位在革命队伍中长大，现在还依然英姿飒爽的同志，为什么政治上、生活上对她的待遇，是那么不公平，为什么在她的生活里，出现了象张维真这样的人？这种人为什么总是居于支配的地位？也许他当初并不是这样的，可他又为什么变成这样呢！我看出若春同志现在还对他怀着某种希望，正因为有这种希望，她此刻脸上的表情，反映出内心正在经历一场风暴。

这种局面，对我这个偶然在这里碰上的人，确实很不愉快。可现在想跑已经晚了，我只好一动不动呆在屋里。

他们不言不语，僵在那里很久。张维真只得叹息了一声说：“我没想到你是这么看我的，本来我是想……好吧，我们谈工作吧！”

若春同志转身瞅了他一眼，现在她脸色平静多了，她说：“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桂花潭群众起来顶了一下学大寨工作组的主观主义，瞎指挥，这是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的新气象，有什么了不得，你为什么要那么紧张？”

“咳，你们哪！”张维真站起来了，“你刚刚起用当公社书记，你不了解这事的背景，工作组现在搞的开山造田计划，是地委第一书记在这里蹲点时定下来的，他前天还在打电话催问这件事，你们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，对待这件事呢？”

“地委书记的话就是金口玉言！”若春同志激动起来了，“这里山高坡陡，只能按这里的特点办事，不能象大寨那样搞造田，这不是明摆着的？为什么一定要生搬硬套，破坏山林，破坏水土保持，搞那些劳而无功的形式主义？过去，我们的教训还少吗？你看看，这个山区已经搞成什么样子了，桂花树被当成资

本主义的花砍光了，其他特产卡死了，为什么你这个县委书记就看不到这些，只看到地委书记的态度呢！”

“我也不光是看地委书记的态度。”张维真声音也高起来了，“这也是县委贯彻以粮为纲的指示，是学大寨的重要措施，你们不要因为批‘四人帮’，就矫枉过正，连这个也反对，那要犯错误的！”

若春同志这回并没反驳，只是目光炯炯地看着他。张维真接着又说：“你们公社支持桂花潭，可桂花潭在晓峰鼓动下又搞了些什么呢？他们不仅反对工作组的学大寨措施，还发表了不少谬论，什么生产队有权安排自己的土地，无须别人来瞎指挥。听说他还和小青年们在搞什么条文，要向省委上书。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？中央叫揭批‘四人帮’，可没叫你这样做，这不叫拨乱反正，这是对抗上级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，若春，你自己在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教训，晓峰又是一个犯错误的青年，为什么你还要支持他搞一些越轨行为呢？这农村的事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，他是社科所的人，要劝他赶快回去。不要再在这里给我惹麻烦了。现在人家不说桂花潭群众，而是说晓峰和你这个做公社书记的妈妈！”

“我这做公社书记的妈妈，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儿子！”若春同志勃然大怒，“他刚从‘四人帮’的牢里出来，又和群众一起同你们的官僚主义做斗争，好得很！他看到你们把家乡搞成这个样子，他激动，他看到桂花潭的人民还这么苦，他难过，他要求我们领导立即改变一切旧作风，要求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，要群众直起腰来讲话，他没有象他的爸爸，只晓得保自己的乌纱帽，根本不管群众死活！”

“你？……”张维真想发火，可是却叹了口气，“这么多年

了，性格一点没有变！”

“我希望它没有变，我高兴我还有点点火花！”

“火花？你简直把晓峰的一些学生腔都学会了，咳，你的脑子怎么没有一根弦，现在是揭批‘四人帮’，往后你知道怎么办？你们一下子就想走得很远，那行吗？万一政策有什么变化，你们会有什么下场，你们为了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想想后果！”

“为了什么？为了人民！再这样瞎搞，人民就要打你的扁担了。真奇怪，人民现在过的是什麼日子，难道你一点也看不到！你们瞎指挥，吹牛，登报，反正你一个月有一百多块，可是老百姓呢，他们能经得起折腾吗？”

“你简直出格了！”张维真又急又怒了，“这话传到别人耳朵里，你还能当这个公社书记吗？”

“正因为我是公社书记，我要对党对人民负责！”

“若春！”张维真喊，“你太顽固了！你别忘了，我现在不是你的……我是县委书记！”

“那你再把你的儿子抓起来好了！”若春同志眼里闪着怒火，我看她都浑身发抖了，“你还可以撤我的职，看来你会这样做的，这样你可以没有嫌疑，将来批判我们时，你又是一身干净！”

“你……”张维真无力地做了个手势，他看看若春，转身要走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若春同志追问。

“我要宣布县委对这件事的态度。”张维真说，“一切工作，要按原计划进行，工作组的威信要维护，地委书记的指示要贯彻，你们公社党委要立即纠正自己的错误，晓峰嘛，押回原单位，不准他在这里煽动群众！”

张维真急急忙忙走了！若春目送着他，忽然我看见她眼里

的泪水珠儿，大滴大滴掉下来！

我被这场争论骇住了。我不敢动一动，我怕她会发现了我，我只盼望她不要进来，盼望晓峰快点出现……

三

还算好，很快就来了两个人，在若春同志面前低声讲了几句，若春同志和他们一道走了。

我连忙从房里走出来。

我望望路口，又看了看天，天上一片蔚蓝，山峰上的夕照，还没最后消失，一群白鸟，从山那边飞了过来，飞过我的头顶，在溪上盘旋了一阵，没有落下又飞走了。溪边忽然出现了一些人。他们沿着溪边的沙滩，一面走一面不时指指溪两边的山和村庄。我仿佛看见在路上碰到过的那位老同志也在这里面。他们的身影一会儿被树林遮没，一会儿又显出来。他们走到下面一个小村里去了，而这边的桂花潭村上，那里的喧闹声又隐隐传来，一种淡淡的青色的晚雾逐渐浓起来了。

我心头的雾也跟着升腾起来。

刚才在我眼前发生的事，还在心头激荡，特别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晓峰，晓峰为什么一回到这里又搞了这么多的动作？他把自己卷了进去，还把他的父母也卷了进去，他这是何苦！这个矛盾又将怎样解决，他能够战胜象张维真这样的人吗？他会不会再次被抓？他要是被抓，我也简直无法生活了，唉，晓峰，你这个傻大个子啊！……我站在那里茫然发愣，忽然身后有人大叫：“小徐！你早到啦！”

我猛地一回头，只见晓峰从那巷口奔过来了，他敞开衣衫，

扬起两只膀臂，一霎眼就飞到我身边来了。

一见到他，刹那间把一切都忘了，我让他抓着我的两只手，激动地看着他那闪光的眼睛，看着他那又硬又乱的怒发冲天式的头发，看着他那虽然消瘦但还是那么明朗英俊的脸，我的心不由颤抖起来了。为了掩饰我的激动，我垂下了眼帘，我只看见他的手和臂，手臂上一道道被鞭打过的伤痕突然展现在我的眼前；我再看看他敞开的棉衣里面的运动衫，还是前年我给他买的那件，现在已经破了，上面清清楚楚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血迹。我看着看着，心里一酸，眼水不由涌了出来。我想喊他一声，可是嘴唇只颤抖了下，却哽咽得不能出声。他看我这样，有点慌了，他连声问我：“怎么啦，小徐，是不是生气了？不是我不去接你，是工作组把我扣在那里，逼我写检查，我一上火，就和他们辩论起来了。直到刚才，我才抽身跑了出来。”他拉着我的手，又说：“来，到屋里去，你知道吗？看到你来了，我真高兴，太高兴了，等会让你见我妈妈，我外婆。她们早就想见见你了。”

他一连说了许多，又是笑，又是搔他的乱头发，还是那个天真的样子。我瞅着他，不由又感到一阵酸楚！

我们回到家，他把我引到厨房里，那里有一个火塘，他添了些松根在上面，火苗很快就活跃起来了。他又把一盏煤油灯点着，这一来屋里顿时变得明亮、温暖。

晓峰又给我沏了杯桂花茶，端来了一碟南瓜子，一碟风干栗子。他忙这忙那，生怕委屈了我，我不让他忙，他不听，我呢，哪里想吃这些东西，我急于想了解他在这里的处境，我也很想立刻就把蕴藏在心里的思想、情绪、打算向他倾诉。可是我还没开口，又来了一大批人，有青年，有中年，有妇女也有姑娘，他们是来找晓峰的，看见我在这，都很惊奇。一位扎长